



走进河套

◆秦岭

(一)

有草,草就有了;有树,鸟就有了。该有的都有,人不孤单了。

这话,到了大漠深处更像一种糅杂着气候和生态意味的信息,这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境内库布其沙漠腹地的信息,信息是一位和我一起喝茶的老农发出的。他表情淡定,肤色黝黑,满脸的皱纹因过于细密反显出一种网状的平展。他说:“我脸上的皱纹,是被风沙吹平的。”

这是千里河套大地上一个秋日的正午,我视野里的阴山影影绰绰,但阴山一定能把我辨得明明白白,因为我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阴山可能还认得我是甘肃天水人,我汉代的老乡李广曾在这里毡车宿野,鏖战胡虏。王昌龄诗云:“不教胡马度阴山”,写足了老乡哥的气魄和威仪。两千年的波浪,我来到此处。还是当年明月,还是血肉之躯,区别只是:我未能率领千军万马历艰险御敌,我乘坐的是老乡哥未曾一见的现代交通工具,滚滚车轮下是高速公路或精致的乡村混凝土便道。车窗外是高大绵密的防护林,万千枝杈白云相伴,一个个喜鹊窝便是云朵的一颗心,一只只花喜鹊让云朵耳热心跳……

一样的“天似穹庐”,一样的“笼盖四野”。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几”字形,形同一个套子,于是叫河套了。黄河很宽很长,但在荒漠苍凉的光脊梁上,却像一缕孤独、细微的汗线,但河套人把它叫救命线。荒漠是不流汗的,而所谓救命线,皆因了那一滴水。在达拉特旗沙漠边缘的烈日下,我手中的西瓜皮不慎掉到沙滩上,立时,静恬的沙面倏然掀起一条条细浪,十多条小蜥蜴突然冒出来,不到两分钟,西瓜皮被吸吮成干巴巴的纸片子。那一刻,我悄然泪下。

趁着没有风沙偷袭,继续走吧,前面便是鄂托克前旗了,这是荒漠与绿洲相互厮杀的又一条交锋线。乡村的天很高,云很淡,村口的杨树、榆树、樟子松高大葱茏,村外的柠条、梭梭、沙棘覆盖大地。绿洲的外围,则照样被一望无际的荒漠环伺。倏忽间,一阵裹挟着细沙的恶风从荒漠的高远处箭矢般袭来,在绿色屏障处打了个旋儿,黯然退下。一只鸟儿从翠绿欲滴的玉米地里飞跃而起,在大漠与绿洲的生死临界线上审视一周,回旋而归,又安静地栖息在绿色线上。

沙,被绿撞翻;而鸟,被绿召回。荒漠不习惯生命,它只是沙的宿命。

一位农民说:“荒漠那头,鸟连恋爱都谈不成,和人一样,它得回来。”

听得我心头猛地一颤。那颤,如风沙的桀骜与绿洲的气度在心头形成强大对流。当飞鸟的爱情等同于生命的涅槃,使我不得不重新估量古老戏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深刻含义。树上的鸟儿和地上的儿,在生命的纵深处相吻对应的,难道仅仅是浪漫和渴望吗?而大脑的荧屏上,闪现出这片土地上一首叫《森吉德玛》的歌:“生的比那东海的水还要清澈(啊)如果能在人世上获得再生(啊)森吉德玛(但愿你我们在一起自由生活……)”这片土地的梦里,有东海一样的水,再生和自由。回望天上一朵朵雨般的流云,我在想,面对大地上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你把雨,要带到哪里?这里太早了!一粒沙,仿佛是干旱最诡异的信使。

在磴口县,我注意到,一位长者每次下车,总要如饥似渴地寻寻觅觅,就连他抚摸往日残垣遗迹的手,匆匆丈量岁月的脚也仿佛长了眼睛。他生于磴口县,我从他的随笔集《岁月的颗粒》中感受过他小时在这片土地上的泣血经历和沙砾般的乡愁。关于当年的绿,书中有这样的文字:“红柳和沙枣树,以自己卑微的存在点缀着黄土黄沙覆盖的塞外景观。”长者姓梁,沙梁梁的梁,干梁梁的梁。梁上最小的颗粒,是沙。沙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主宰它的是风的专制、任性无情。

也因此,岁月的颗粒是最难数得清的,因为它是往事,它是日子,它是乡愁,它是沙。只是,岁月的那头永远是岁月,但岁月的

这头却是当下。那当下的颗粒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要数得清当下的颗粒,还得问草中的羊和树上的鸟。当然,你要问村东、村西大花园中的蝴蝶和蝈蝈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保持一颗足够天真、浪漫和好奇的绿色之心。

村民说:“当年,地上找到一枚落叶都难;如今,她能留人了。”

我想起一句歌词:“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这是人和绿叶的和鸣,听众是土地。

(二)

太幽默了!我万万没想到,对沙,我居然是陌生的。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西北人,岁月里,我曾去过塔克拉玛干,去过腾格里、巴丹吉林和库姆塔格,自以为对沙有太多的话语权,但是,当我安静地站在恩格贝沙漠科学博物馆的高倍显微镜下,我才惊讶地见识了一粒沙真正的模样。不!是我进入了一粒沙的世界,准确地说,是一粒沙以不可逆的力量,无可争辩地吞噬了我。我仿佛置身于无穷大的宇宙,这里有庞大的星群、连绵的峰峦叠嶂、有苍茫的戈壁和荒漠,更有望不到边的空间……我收回错愕的目光,竟有恍如隔世之感。我给同行者开了个冷峭的玩笑:“我们,这是在那个世界?”

“这是在外。”同行者的回答依然冷峭,“人,毕竟比一粒沙要大。”

长城以北的很多地区,是叫“口外”的。这个词早已耳熟能详,但我却一瞬间想到了横亘在下巴和鼻子间用来吃饭、喝水、说话、喘气的嘴。一位巴彦淖尔的牧民开腔了,好像对我的遐思进行注解:“口外,养活了好多‘关里人’的一张张嘴。”

嘴里与口外,多么古老、深情而又坦诚的生活逻辑。大漠深深,戈壁漫漫。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磴口、临河一带,我意外获知,有不少居民是“走西口”时期晋、陕、甘、冀人的后裔,当年一代代人在“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的凄婉与哀伤中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学界和民间关于“走西口”的说法不一,但主线趋同:河套地区地广人稀、十年九旱,好歹有一条黄河在这里,只要你敢于和土地、风沙抗争,就不至于饿死。我如若生于“当年”,也难免踏上“走西口”的漫漫天涯路。像我这种柔弱百转之辈,怕只怕小妹妹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时,我这步子,怎生挪得动哇?

“妹妹……”我还能说啥?步,还得挪;手,还得丢。走走走!莫回头。

如这般“莫回头”的万千故事,在近七十年来则演绎成了一出出的“现代版”。“走西口”进了男女,不分晋陕,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兵团官兵、学者、企业家、技术人员、创业者、志愿者……一滴,又一滴的汗水渗入干涸的大地,一曲以生命的方式和超自然的力量嬗变出星点之绿,于是,能绿的地方,绿了;不能绿的地方,也绿了。但凡绿处,必有村镇、厂房和庄稼。一片,又一片,绿色像戈壁、大漠、荒滩上的补丁,堵住了大地流血的伤口,也挡住了风沙的疯狂与狰狞。这是相互的对抗,也是彼此的和解;这是现实,也必将成为未来最古老的传说。

“咩——”风吹开草地,见羊了。

“哞——”风掀开树影,见牛了。

只要风没闲着,沙没闲着,人,也就没闲着。

一位老知青的后代告诉我:“当年父辈们每植一棵草,每天都要到十几里的黄河里挑水浇灌。守一棵草,就像守护抗头的婴儿。”他用手一指,说:“你看看,那是什么?”我以为他让我欣赏大漠远处由千万块光伏板汇成的蓝色海洋,抑或是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高大挺拔的风力发电塔丛林,再或是沙丘地带星罗棋布的现代化工业园区。但他提醒我:“就在身边。”

我这才注意到,我置身的绿洲中,引水滴灌设施和纤细的管网密密麻麻。每一棵树上,都挂着一个“输液瓶”。这使我想到了医院,或监护室。

天不做的,人做。营养和水、大地和生命,就这样在所有的于无声处。

耳边传来一曲《鸿雁》:“天空有多遥远\酒喝干\再斟满……”

(三)

在恩格贝,一只美丽的蝴蝶,轻轻地落在了我的肩头。

我的心顿时颤栗起来,我屏息静气,对她报以微笑。她是在对我打招呼?还是为了感受我的陌生?她飞走了,飞向恩格贝苍茫林海的深处。

她飞翔的方向分明有指引的意味,在这里,我意外见到了被誉为“沙漠之父”的日本农学家远山正瑛的雕像。上个世纪80年代以

来,已进入古稀之年的远山正瑛千里迢迢来中国种树,在他的感召下,先后有7300名日本志愿者进入库布其沙漠,累计植树达三百万棵。遵照先生生前遗愿,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了恩格贝。远山正瑛的雕像是我认识已久的中国雕塑家何鄂女士的作品,她当年的雕塑作品《黄河母亲》被誉为诠释人类与黄河关系的佳作,成为古城兰州黄河之滨卓尔不群旅游打卡地。在这里,我似乎又一次读懂了远山正瑛,也读懂了何鄂。

“雕塑不是造神,但要有神性。”我至今记得何鄂对我说过的话。

一直以为,我是熟悉黄河的,我写过她、画过她,也唱过她,可只有这一次,我才真切、直观、具象地领略到了黄河与母亲的生命联系,她在这里分娩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如近处的乌梁素海、远处的哈素海……为什么不叫湖而叫海,还用我赘言吗?它已经够大了,但河套人渴望它大些、再大些,像海。

“三天不刮风,不叫三盛公。”在磴口县,母亲黄河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出发,自西向东到了河套大地,然后华丽转身,蝶变成素有“万里黄河第一闸”之称的三盛公水利枢纽。在这里,她用女娲抟土造人般的仁慈和智慧,开始了一次旷世奇迹般地再分娩,大黄河变成一条条血脉一样的小黄河,一枝独秀化为百花齐放,千丝万缕的黄河水源源不断地离开了她圣洁的身体。于是,大地充血了,滋润了,饱满了,上千亩荒漠变成了良田,大大小小的洼地成了温湿的湿地。玉米抽穗,葵花盛开;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视野里,各种各样的大型机械在灌区作业,密密匝匝的鸟群在湿地起落……

这是河套大地最为丰富的表情,也是黄河的表情,归根到底,是日子的表情。

“日子,就是一担水”,我又想起这句话,语出我的散文《日子里的黄河》。

亦想起《庄子·内篇·齐物论》中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此我者,谁也?天地之间,我也许是你,你也许是他,皆乃万物之一分子,同时与万物融为一体,万物和人一样,都希望认认真真“过日子”。不要轻视小草尖上的一滴露珠,它和人类一滴眼泪的大小差不多,都是水做的。

一群水鸟正朝这边飞来。她们是从乌梁素海飞来的吗?而我的遐思也飞得更远,她们,也许来自我居住的渤海湾,也许,来自东海或南海,甚或是,她们来自河套人的梦之海。

一位工作人员说:“解决了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用水问题,中国人就不担心会挨饿。”他特别补充:“当年建三盛公黄河铁桥时,牺牲了29人……”说话间,一只不知名的鸟落到了进水闸顶端高高的栏杆上。她毛色银白,目如火炬,红色的喙发出悦耳动听的呢喃。她像精灵,也像一曲悲壮的歌谣。

生态,一般理解为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但在鸟儿的鸣叫里,沙漠里的所有物种一定听出了生态的另一种诠释:生命的态度。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同行的一位女士喟然长叹。

她吟咏的是诗人艾青的名诗《我爱这土地》。当生命化为一滴眼泪,大地便有了不一样的温度。也巧了,女士姓叶,绿叶的叶。我不知道她对这个生命的符号有着怎样的体验和回味,但恰恰是她,发声了。

我们乘坐的中巴继续穿行在河套大地。可能在大漠的风看来,中巴更像一只好奇而可爱的瓢虫,此刻正爬上一棵生命之树。大路是主干,小路是枝丫。瓢虫是要赶着去看枝头的叶子,或者花儿。花开处,那是蜜蜂所享有的甜。

而期待中的另一棵树,也许就在大漠不远处的那头。

作家简介

秦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曾任天津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地方文联主席、作协主席等职,系天津工业大学等多所院校硕士生导师。在国内外出版作品《皇粮钟》《相思树》《天上的后窗》《高高的元古堆》等20多部。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数十种期刊。大量报告文学、散文在《求是》《人民日报》《散文》等报刊发表。小说曾5次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12次入选全国各类“好书榜”,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十余种,参与主创或改编的多种剧目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特别奖等。



◆本报记者王琳琳

天高云淡,黄叶覆地,三晋大地呈现出一派美丽的金秋景象。

在山西省第六届文博会召开之际,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北岳文艺出版社承办,中国环境报社支持的《大湖消息》暨生态文学创作与出版研讨会在太原举行。这是山西文学界、出版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繁荣生态文学创作与出版的具体举措。

近20位来自全国以及山西省内的评论家、作家、出版人以及媒体人等出席研讨会,就生态文学创作与出版的繁荣发展、下一步提升,以及《大湖消息》作为优秀生态文学创作样本,有哪些典型特征,提供哪些可借鉴的经验做法展开研讨。

《大湖消息》带来的启示

作为一部体现洞庭湖区生态平衡,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散文作品,《大湖消息》一经出版,就引发了业内以及读者的关注与讨论。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大湖消息》记录了作者沈念二十余年多次去往洞庭湖湿地、长江集成孤岛的见闻与思考,展现了一个生态行动主义者的人文关怀。

2022年,《大湖消息》以其宏阔的视野、独特的视角、深邃的思考以及优美的文字,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并被视为当下生态文学创作的一个优秀样本。

《大湖消息》有哪些可贵之处?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认为,沈念的《大湖消息》体现了“人文合一”和“天人合一”两个方面,并呼吁山西乃至全国的生态文学创作,超越狭义的生态文学写作,去向广义的生态文学创作进发,给生态文学领域留下真正的名篇佳作、传世精品。

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杜学文认为,《大湖消息》的出色和典型表现在作者在写作上下了大功夫,作品文本的知识性和精美的语言完美结合。此外,字里行间体现着作者的态度、情感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

在青年文学评论家、《光明日报》高级编辑饶翔看来,作为一个鲜明的生态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大湖消息》的可贵之处就是作者拥有鲜明的生态理念,对洞庭湖的动植物、湖畔的人等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并以独特的审美风格进行了丰富多元的呈现。

许久以来,批评界认为,生态散文甚至生态文学,写不出人性的深度和高度。生态文学作家李景平表示,《大湖消息》对此看法做了回答:生态文学不仅可以写人性,而且可以写物性,还可以写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命运。

事实也的确如此。四川省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新表示,《大湖消息》将洞庭湖畔候鸟、鱼类、麋鹿、江豚等生物的命运遭际,以及人与自然的命运演变与变迁展现得气象万千,田野调查式的记录亦引发更多人对“守护好一江碧水”的重视与思考。

进一步提升生态文学创作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生态文学创作在当下文学创作版图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责任。

生态文学如何从人学的角度着眼生态,关照生态中的人和万物,并且兼具文学性和艺术性,成为研讨会聚焦的话题所在。

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看来,生态文学的创作难度比一般文学要高。生态文学首先要保持自身的文学性,不能“有生态而无文学”;其次,生态文学一定要有生命感,要能体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最后,生态文学还要写出人的无力感,即秉持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并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则从生态文学的三点认知,谈到了生态文学写作下一步的方向。李青松认为,生态文学是有立场的文学,生态文学作家应站在自然生态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创作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是有根脉的文学,工业文明的诞生催生了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生态文学是有使命的文学,生态文学应提供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物质欲望的节制,而追求真正的生活、体味人生的意义。

自然文学作家傅菲则在总结个人的阅读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从反思与回归、危机与警示、讴歌自然生命和自然之美、自洽与救赎、探究土地的伦理、天人合一和自然美六个角度谈论了生态文学的创作方向。

那么,如何才能写好生态文学作品呢?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从日常的编辑经验中,谈到了沈念、傅菲、周华诚等生态文学领域代表性作家,强调要身体力行,深入田野考察写作的重要意义和

《大湖消息》暨生态文学创作与出版研讨会侧记

大湖带来的涟漪



可贵之处,“超越类型化写作,赋予文学文艺另一种面容,另一副模样”。

在青年文学评论家、《文艺报》副编审行超看来,行动力应该是生态文学的重要核心。“它不是简单的面对大自然的抒情或感伤,一定是行走的、有创作的,一定是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有所发现、有所呈现的。”

行超表示,生态文学除理性的知识呈现,感性的文学性、艺术性结合,还要有科学性,并作为一个“有社会学意义的价值和作用”的样本留下来。

杜学文表示,要想进一步提升生态文学的影响力,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文学作品应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动表达;二是作品要带有某种神性;三是生态文学要展现出人与自然关系和现代化发展的复杂一面。

中国环境报社总编辑陈延郁呼吁,新时代生态文学创作,应注重体现时代特色,除了写原生态的自然之美,还要写出自然生态恢复、美好家园建设背后人的努力;要体现融合性,把生态环境保护的专业性和生态文学创作的文学性、艺术性融合起来,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发挥出版人的使命责任

山西省是中国生态文学写作的重镇。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总编辑孟绍勇表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作为山西宣传思想文化战略的主力军,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策划出版了一批展现美丽山西、魅力山西和反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精品出版物,其中《大湖消息》就是典型代表。

孟绍勇强调,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把生态文学出版作为文学照亮现实的一个重要方式,努力为读者提供更多关乎生命、关乎未来、关乎命运的作品与思考,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与作家紧密配合,共同创作、出版更多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出版贡献。

而作为《大湖消息》的出版方,近年来,北岳文艺出版社秉持“为人民出好书”理念,立足山西、面向全国,出版了《大湖消息》《傅菲“自然志”系列》《大河之魂》《值此青绿》等一系列生态文学作品,得到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郭文礼表示:“生态文学是一个热门话题,更是一个时代的责任。”北岳文艺出版社将不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希望能把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生态文学出版,打造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出版人应有的贡献。



研讨会现场。



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